



三江月 / 记忆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8月24日 星期日



本版图片由AI生成

当年暑假

□王继军

提起暑假，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。西瓜、棒冰加旅游，是城里孩子暑假的标配。池塘、大树与知了，这是农村孩子过暑假的画面。记忆中，我的暑假累中带乐、乐中带着一丝孤独。

南方的天气说热就热，到6月底，每天摄氏三十四五度以上是常态，这样的高温天气一直持续到整个暑假。即使8月立了秋，也还要热上一个来月，谓之“秋老虎”“秋剥皮”。那时农村普遍家境一般，家庭条件稍好的，买一二台立式电扇。条件差的，只能用蒲扇加凉水消暑，蒲扇用来扇风、驱蚊，凉水则直接喷在凉席上。我家属于后一类。

如果仅仅是热，躲在房间里、阴凉处，还是能够忍受的。可暑假我是必须要参加“双抢”的。“双抢”，即抢收抢种。收晚了，早稻掉粒，黄豆爆壳、花生发芽。种晚了，晚稻产量上不去，甚至可能不抽穗。在“双抢”劳动中，我逐步从看客到参与，最后变成家中绝对劳动力。老家农田多，一半旱田一半水田。旱田还好，割完早稻就不用再管。水田则不仅要割稻、脱粒、晒干、归仓，而且要马不停蹄除草、堵漏、翻耕、插秧，要一气呵成，不能停歇。为了赶进度，也为了避开高温，大人

们都起早贪黑，早上5点多即出工，晚上7点多才收工，下午1点到3点是吃中饭和午休的时间。母亲体谅我辛苦，特别是早晨，会让我多睡一会儿，毕竟我还是个读书郎。“双抢”最难受时分莫过于中午，头上烈日高照，田中水温烫脚，整个水田犹如一间无顶的桑拿房，弯腰在田中劳作，身上的衣服不知要汗湿多少遍。有首顺口溜描写得很形象：“小暑大暑双抢忙，日头高照热浪翻。忙碌一天身散架，黎明又立水中央。”这样的劳动强度要持续1个来月，“双抢”结束，我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“非洲黑炭”。那时我想，“何时我才能跳出这农门呢？”

忙完了“双抢”，农村的暑假还是快乐的，有精神上的，也有物质上的。

精神上最大的快乐是看露天电影。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匮乏，看露天电影和请戏班唱戏是最常见的形式。看戏我是不喜欢的，那是老年人的喜好，小孩和年轻人最爱看电影。遇上哪家主人过大寿，或者有重大喜事，比如结婚娶媳妇、小孩考上中专，主人会主动张罗请人放一场电影，以示报喜。但也有人本无此意，架不住左邻右舍游说、起哄，或者看到家境比自己差的居然也放了电影，一咬牙，请！这样的好消息总是

传得很快。张村的人路过李村，李村的人便高声打招呼：“哎，老张～，晚上过来看电影哦！”用不了多久，十里八乡的人就知道了李村晚上有电影看。尚在地里的人听闻消息后，已无心干活，早早收工。放牛娃焦急地赶着牛回家，唯恐哥哥姐姐落下自己。匆匆忙忙扒拉几口剩菜剩饭，大家便大呼小叫聚拢一起，带上手电或晒干的高粱秆，然后浩浩荡荡出发。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戴手铐的旅客》……这些影片不知看了多少遍，但照看不误，丝毫不影响追捧热情。

物质上的快乐有限，主要是靠摸螺蛳和抓青蛙，改善伙食。摸螺蛳对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属家常便饭。中午或晚上去池塘洗澡，顺便带上一个搪瓷脸盆，下到水里沿着池塘边的石头缝摸一摸，便会有收获。想大搞特搞的，便游到池塘中间，特别是淤泥多的地方，一二十个猛子下去，半脸盆螺蛳便有了。洗上几遍，倒入半桶清水，滴入一滴清油，插上一把菜刀，第二天，爆炒螺蛳、嫩南瓜炒螺蛳肉便可上桌，实在美味。当然，夏天买棒冰的零花钱，也离不开螺蛳的贡献。

青蛙倒不常抓。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表弟表妹过来玩时，大家一合计，决定晚上行动。沿着快干涸的池塘边，用三节电的手电筒一照，青蛙遇上这种强光，动弹不得，直接上手就是了。红椒加蒜头，一盘又香又辣的红烧青蛙成了招待客人的主菜。当然，抓青蛙这样的事情，长大后再也没有干过。也许是悔悟过去的罪孽，至今牛蛙之类的菜，我碰也不去碰的。

参加工作后，暑假也就变成了暑休。暑假变暑休，虽一字之差，但味道差之远矣……

那时的脆瓜

□盛常国

每到夏天，我就会想起儿时脆瓜的味道。

脆瓜喜欢生长在通风又阳光的地方，但我们那地方，一旦进入夏季，雨水频繁，地势又低。因此，我们地方种脆瓜的村民很少。

但我们地方的人又很爱吃脆瓜，所以天天有人挑着两大竹篮脆瓜来村里叫卖：“脆瓜好买啰，‘篷篷脆’的脆瓜好买啰。”听那声音，我便不停咽口水，但手头钱有限，只能买一只小的。那瓜到手后，迫不及待地用清水洗一下，望着那淡青光的外表，便已口水直流。但那脆瓜大多呈椭圆形，不好咬住，便把它放在心中，挥起另一只拳头，只轻轻一砸，那瓜便“咔嚓”一声裂成了两半。赶忙拿起一半，狼吞虎咽起来……“爽爽爽”一阵声响过后，那一个脆瓜就下肚了。

参加生产劳动后，每到春季，我就在自家私留地上试种脆瓜，但每次都失败告终，终于让我断了自己种脆瓜的念想。想吃脆瓜还得去买。那时来村里卖瓜的人，改肩挑为骑自行车了，后车架上挂着两大竹箩的脆瓜。但有些瓜卖给你后，他又要向你讨回瓜内的籽儿。他用一根筷子，在一端串上一只铜钱，做成扒籽工具。首先，在瓜的底部，我们俗称“肚脐眼”的地方，用铜钱边沿深插进去转圈，取下“肚脐眼”。然后将这工具伸进瓜体内，上下左右搅动一番，很快便可将瓜内的籽儿扒出来，统统倒入准备好的铁桶中。

我不买这样要扒籽的脆瓜，因为瓜的内部遭金属搜刮，口感大打折扣。这也是我吃脆瓜、喜欢用拳头砸开的原因。

记得吃脆瓜吃得最过瘾的一次，还是在生产队夏收夏种时。回想起来，我们生产队还蛮人性化的，凡出工到下午3点时，大家可坐在田埂上休息半小时。遇到农忙时节，那半个小时还可免费吃到包子、馒头、粽子等点心。有一次，我提出吃脆瓜当点心的建议，大家都认为这建议好。刚好有一位社员说，他的一个亲戚家种着大批脆瓜，市场价每斤8分，他能每斤5分去买来。队长和社员们都开心地说，一星期内，每天100斤。那社员一听，忙起身，飞跑起来。约一个多小时后，他挑着两大筐脆瓜来了，全生产队男女60多人一拥而上……但他们每人吃一个就差不多了，我必须吃上两个才过瘾。就这样一星期后，农忙结束了，那边地里的瓜也差不多被我们吃完了。

如今，当年我们吃的那种青皮脆瓜，被带有西瓜花纹的花皮脆瓜等取代了。这些脆瓜最大特点是肉质丰厚，也带着点甜味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吃起来都没有当年的脆瓜那样汁水丰富、脆且爽口。

